

著名作家梁衡倾情作序

100篇作品入选  
中小学语文课本



# 季羡林

## 给孩子的成长书

④ 如果没有朋友，鲜有不失败者

季羡林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如果没有朋友， 鲜有不失败者

季羨林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如果没有朋友, 鲜有不失败者 / 季羨林著.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10

(季羨林给孩子的成长书)

ISBN 978-7-307-19509-7

I. 如… II. 季… III. 阅读课—中小学—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1100 号

责任编辑: 徐 方 责任校对: 孟令玲 版式设计: 苗 薇 于 越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5.5 字数: 8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509-7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一个慈祥的老人

梁衡

季羨林老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研究的学问又很艰深，所以我原以为他是不大好与孩子们交流的。但是现在季羨林读书会的王佩芬和出版社的黄朝昉做了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将季老生活中的另一面挖掘了出来，他平时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治学，怎样走过人生，这些就成了孩子们触手可读、可学的人生小百科。

季羨林先生高寿，活到 98 岁。而 he 自己是经历过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的。季老晚年

我去看他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他于人生、社会有太多的感慨和经验。

他是一位正义的爱国的学者。年轻时留德十年，回国后潜心于学术研究，并运用学到的知识挖掘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国际交流，功劳不小。先生有一双锐利的眼，一颗倔强的心，他同情一切爱国的正义之士。一次我从新疆采访回来去看他，谈起当年林则徐虎门禁烟后被发配新疆，依然顽强不屈的旧事。他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我曾问过他，你这一生最崇拜谁？他脱口而出：“彭德怀。”我很奇怪，一个学者怎么崇拜一个将军？他说：“我佩服他敢于说真话，同情他受迫害。”

季羨林先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愈到晚年修炼得愈平和、安静，慈悲为怀。他对一切事情，不问报酬，只是尽心为之。我曾问过他，你研究这么艰深的学问有什么用？他说，学问，只要是不知道的就值得研究，当年牛顿研究三大定律，也不知道以后有什么用。我肃然起敬。确实，探求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这是科学家和学者的天职。用不用，那是后人的事。季老就是

这样以一颗仁者之心来对待学问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规定，某些珍贵版本的书只对一定级别的专家开放。他带的研究生有时候需要查阅这些书，可是不够资格。他就陪学生来到图书馆，自己去借出来，让学生读，他坐在一旁等着。晚年他的生活衣食无忧，他却从不奢华，总是一身穿得很旧的中山装。他多次呼吁节水，自己带头，在水箱里放一块砖，减少排水。他住院后一再说年纪大了，只需减轻一点痛苦，没必要用什么贵重药。一次护士换药说漏了嘴：“季老，给您用的是最好的进口药。”他从此拒绝用这种药。因他名望之高，上门拜访的人很多，学校就在他的房门上贴了一张“谢绝拜访”的条子。他很不好意思，一有动静就主动开门。我因工作关系曾带几个年轻人去专访过他，出来后他们说：“季老十分和蔼可亲，就像邻居家的一位老爷爷。”

晚年的季老写了大量生活味、人情味都很浓的散文。比如，回忆老友，国内外的游记，家门口的荷花，甚至他家可爱的小花猫、大黄狗，一花一木都见真情。他尤其对孩子关爱有加，写了《三个小女孩》《塔什

干的一个男孩子》这一类的文字。他 95 岁那一年，我到医院去看他，不知怎么就说到孩子的教育成长上。因我在报社分管教育报道，就顺势请他为孩子们写几句话。他不假思索就写：“**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其时，他写字时手已经有点发抖。看着这些字，我又想起他在北京图书馆危坐一旁，陪学生读书的情景。我赶忙回去，将这几行颤颤巍巍，充满着慈爱的手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个老人、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下一代的殷殷嘱托。

当然，先生还有很多适合孩子们读的文字，我们尽可到他的著作中寻找世间的真、善、美。

梁衡



2018 年 6 月 24 日

## 目 录

### 第一章 同窗之谊

- 003 我的童年
- 017 怀念衍梁
- 022 追忆李长之
- 034 忆念张天麟
- 041 悼念周一良
- 046 忆章用





## 第二章 学识互赏

- 067 回忆梁实秋先生
- 073 悼念沈从文先生
- 081 我的朋友臧克家
- 085 寿作人
- 094 我的朋友白寿彝
- 098 悼念邓广铭先生

## 第三章 萍水相逢的情谊

- 107 Wala
- 118 伯恩克一家
- 124 在兄弟们中间
- 131 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 139 塔什干男孩子
- 152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 156 三个小女孩



第一章

同窗之誼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



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脚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



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

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淤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

我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



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